

“邂逅——李兆虬、姚大伍中国画创作展”·背后的故事连载(二)

儿时的梦，只为艺术痴狂

姚大伍生在琉璃厂，长在琉璃厂，这里是北京最大的古玩、字画集聚地，这样的环境熏陶着他，最终让他走上了艺术的道路。姚大伍小时候住在北京的老胡同里，到现在他依旧记得，那时四合院里有个偏屋，里面住着位老先生，花白的胡子，着一身长衫，据说是银行的一个老职员，偏屋后方正好有个窗户，每次回家经过这儿，姚大伍都会趴在窗户上看老先生戴着老花镜写书法。从那时起，对书画的崇敬感便在他心中油然而生。后来，姚大伍上初中了，几个喜欢画画的同学约着他一起去少年宫，那节课老师教的是山水画，姚大伍连笔都没有，还是老师借了一只毛笔给他，这算是他上的人生中第一节真正意义的中国画课。随着对中国画了解的深入，姚大伍心中那份对绘画的热爱被慢慢激发出来。之后，姚大伍遇到了自己绘画生涯中十分重要的人，那便是他的启蒙老师——康宁，姚大伍跟随康宁老师学习写意花鸟，慢慢走上了花鸟画创作道路，康宁老师在笔墨和色彩方面的认知对他的启发和影响非常大，但由于缺乏造型基础，姚大伍的学画道路并不

是那么一帆风顺，如何解决呢？北京的故宫每到秋天都会将藏画拿出来晒，姚大伍便带着干粮去临摹，坐着板凳一画便是一天，由于长时间不动弹，往往一起身发现腿麻了，动弹不得，这样的刻苦训练让姚大伍的笔墨基础进一步坚实，也为后期寻找绘画表达语言做好了准备。

与姚大伍的经历不同，儿时的李兆虬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那个年代的高密农村就像莫言小说中描绘的那样，用两个字形容就是“饥饿”，那时村里看书都是件困难的事，谁家里有本什么书大伙儿都知道，这家有本《七侠五义》，那家有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大家都当成宝贝，不轻易借给别人看，那时的李兆虬常常是去帮人家推半天碾，才能借过来看看。农村更没有笔墨纸砚，李兆虬看到从青岛来的知识青年用颜料画画，色彩繁多且鲜艳，打心眼儿里羡慕。他说，自己画画就是想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乡亲们都在疑惑，画画能当饭吃？后来，李兆虬听说县文化馆有一批人来村里写生，他便跟着去了，第一天便是速写，李兆虬根本不知如何下笔，他就看人家怎么画，一直跟着学

了二十天，终于画得像模像样了，领队的老师认为李兆虬是块画画的材料，便应允以后可以指导他。从此，李兆虬便“疯狂”的画画，那时他还当着民办教师，带学生劳动的时候，学生在地里刨地瓜，拾棉花，他就在那画速写，所有的动作、场景都被记录下来。画完就带给住在县城里的老师看，老师被这些丰富而又生动的劳动场景所震撼。有了这些绘画基础，1978年潍坊军区招收美术兵，李兆虬便被推荐了过去。一入伍，身材并不高大的李兆虬并没有引起别人多大关注，但同年山东美术出版社就出版了李兆虬画的木板年画，并邮寄了一大包画册到部队，接着，李兆虬便成了部队的“名人”。在部队，李兆虬有了更广阔的绘画题材和创作思路，他开始画战友们训练的场景，有时候连队放电影，他就画电影上的镜头，进一步训练了自己的人物造型能力。后来，因为画得好，李兆虬又被调到了山东省军区。多年后，李兆虬感慨，自己一步步通过画画从农村走了出来，最后还进了省城，一路走来十分不容易，不过没想到，画画真的能够改变命运。

●刘莹莹



●李兆虬

山东高密人。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美术总监，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硕士校外导师，济南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姚大伍

1963年生于北京。北京画院专业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理事、北京美协中国画艺委员会委员。

艺术贵在有情、有思

杨枫谈山水画创作

上个月在齐鲁美术馆成功举办“清风徐来——陈全胜、杨枫中国画小品展”得到了各方好评。而作为此次展览参展画家之一的杨枫也表示，自己从展览中收获了很多，画家一定不能是为展览而绘画，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人生感悟，每个画家都应该对生活有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用真情实感来记录生活、表达情感，而展览就是每个不同艺术阶段的总结。

杨枫作为胶东人，每年腊月都要回青岛老家过年，在回家的路上，火车向前奔驰，他就静静地看车窗外绵延不断的远山，远处的山既不高耸也不险峻，但就是那种质朴和苍茫总是能打动他，特别是秋冬季节，山上那种“毛茸茸”的感觉总能与他心灵的某一点契合在一起，使他内心涌动着不可抑制的强烈情感，需要畅快的抒发出来，而绘画就是最好的表达途径之一。杨枫对传统笔墨范式的坚守，使得他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含蓄深沉、内涵丰厚、意味悠远的特点，画面工整有度，一丝不苟，精细中又见磅礴之势，潇洒中又不乏隽秀之美，而这种具有个人面貌的山水画作品从来都不是刻意造出，那是画家表达主体与自然客体的相互交融，赋予山水画以情感与精神造化，最终在画作中自然流露出一种和谐之美。

很多人都在谈艺术需要创新，杨枫认为，创新是一个科技概念，只不过套用在了艺

术上而已，除去绘画技法、材料上可以用“创新”这个词，艺术本身是不存在“创新”这一说法的。从创新角度谈情感也只是一个先后关系，新的情感不一定是好的，旧的情感也不一定是不好的。情感不论新旧，只看真假，衡量一个艺术家和一件艺术作品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情感的真假，艺术家如果真诚的表达了自己，创作出来的作品就是新的、有价值的。好比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世界上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作为生活在当下的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必然对画家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这个影响体现在了画家创作作品的画面上，那么这幅作品就带有这个时代的烙印，就具有这个时代的精神和风貌，从这个角度看，绘画创作就是“创造”，一直都是新的。那绘画艺术到底是在表达什么？在杨枫看来，绘画艺术可以是接地气、有生活的，也可以是具有哲学高度的或是具有某种历史使命，但最主要的还是要返璞归真，真诚的表达画家内心情感与想法。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就需要经受住市场炒作与金钱诱惑；冷静分析西方艺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回避毫无思想的标签式创作。这对画家而言，看似简单却需要坚定毅力。接下来，杨枫坦言，他将用更多的时间走进自然中，去印证自己对传统中国画的理解，去找寻感动自己的山山水水，去创作更多能够触动观者内心的作品。

(刘莹莹)



▲山水扇面 杨枫

杜大恺美术馆迎来首展

“四季水墨”展28日精彩亮相

11月28日下午4时，由北京四季水墨文化艺术中心和山东尊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2015·四季水墨——当代优秀艺术家中国画提名展”暨杜大恺美术馆开馆仪式在济南杜大恺美术馆盛大举办。山东省文联、省美协部分领导以及山东著名画家悉数到场，并就中国画传统与当代性关系等方面与在场的参展艺术家展开了具有高学术水准的热烈探讨。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认为：“‘四季水墨’系列展览已形成了一个学术品牌，在推动中国新水墨的探索发展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大家都在探讨现代水墨如何传承与出新的问题，展览中展示的作品或多或少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此次“2015·四季水墨——当代优秀艺术家中国画提名展”共展出了包括刘德维(子墨)、杜大恺、刘巨德、刘牧、张培成、老圃、周京新、陈辉、徐华翔、方向、雷子人、丘挺(以年龄为序)在内的十二位

艺术家近期创作的水墨新作60余幅。作品囊括山水、人物、花鸟诸门类，涵盖了都市、乡土和当代生活各方面，既关注题材和内涵的丰富性，又突出作者和笔墨的个性；既注重学术品味，又追求艺术感染力，艺术家们用自己的语言方式诠释着中国绘画的当代性。据担任此次“四季水墨”学术主持之一的杜大恺介绍，“四季水墨”系列展览已经在北京、上海、西安、深圳、南通、南京等个城市举办，每一届提名的艺术家都是当代中国画坛的领军性人物，他们一方面拥有扎实的传统功底，另一方面又努力凸显笔墨意蕴中的图式个性，十分难能可贵。

据悉，杜大恺美术馆也于展览同期开馆，杜大恺美术馆是以清华大学教授杜大恺先生名字命名的美术馆，坐落于泉城济南西巷新坊巷，展厅面积500平方米，周边环境优美，集收藏、陈列、展览、交流为一体，将常年陈列展示杜大恺先生的作品。

(刘莹莹)

名家面对面

●杜大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研究所所长，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执行院长):

自2008年首展，“四季水墨”系列展览在八年间成功举办了十届，每年提名的画家都具有相对鲜明的风格特点，他们尝试在各自独特的绘画语言方式与传统笔墨中寻求一种内在联系，展现出中国画现代性发展的无限空间。当然，每年也有崭新的面孔加入，但我们所倡导的集合有改变愿望的优秀艺术家在一个具有专业性、学术性、文化性的高水平平台上，自由展示自己的新探索，这是展览持续至今日的目标与宗旨，从未改变。直到今日，我参加了“四季水墨”的每一次展览，对于我自身而言，我也颇有体会，不重复自己，每次都能展出新貌，这是这个展览给参展艺术家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在此次展览中，我画了一些器物，这些器物大都是我平时收藏的，有朋友送的，也有我出国时“淘”的，古今中外、各式各样。平时都被我放在书架上，没事就仔细端详一下，

它们的器形、材质、纹样各具特色，后来一想，画画它们应该也比较有意思。我个人比较注重画面表现出来的质感，器物质感在宣纸上其实很难表现，别看这些瓶瓶罐罐不那么起眼儿，其实画一个需要很长的时间，渲染很多遍才能成功。其实，传统的中国画并不十分重视表现质感，通过画它们也完成我在中国画创作上的一些改变。

当然，“变”不仅仅是每个参加“四季水墨”的画家所面临的课题，也是每一个参与到艺术创作中来的人所共同面临的，自然、社会在改变，我们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的认识也在改变，而艺术正是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的认识的一种体悟，任何艺术的观念与语言方式所对应的都是自然、社会、人的现实存在。手机、电视、网络等高科技产物都是我们时代发展的产物，它们将世界变小、变得快捷，这与古人“闲云野鹤”的生活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的绘画也必然和古人绘画不一样，我们当代人的绘画也必然和前一代人不一样，我们每个画家这一个阶段的绘画也应和之前的不一样。就算我们不变，时代也“逼”着我们去变，没有其他选择。